第四章 父慈子孝

——兒女与晚辈对父母的孝思

追忆父亲李浴日

李仁师

2014 年 1 月

我对父亲知道的太少了，他去世时，我才 16 岁。

我的父亲李浴日，在 1920 年时，是雷州家里唯一能幸运到广州读中学，然后到上海暨南大学读行政管理的一位。在 1932 年的“一• 二八”事变，他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廿余天，也受了不少日军的折磨，很幸运的是，他活着出了监狱。

即使受过这些灾难，当他大学毕业，有机会留学日本时，他毫不犹豫，去东京的中央大学读了四年书。他要知道日本为何强大，要把他们行政管理的优点，带回中国，让中国强起来。

在日本他偶然看到一本《孙子兵法》的书，这改变了他学习的方向。在日本读书时，他已经写完《孙子兵法》新研究的初稿。后来写了更多关于军事理论的书籍。1946 年，他已经感觉到，世界的兵学，尤其是在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杀人灭国的兵学。 当有了原子弹，全人类更有可能全被灭亡，他大声疾呼，世界应实行中国的救人救世的兵学。

1. 曲江出生

我出生于抗日烽火纷飞的上世纪 40 年代，广东省政府临时省会曲江。那时日本正在轰炸曲江，因为父亲是研究兵学的，我被命名为仁师。当时，父亲刚从日本留学毕业回国不久。他跟随广东省国民政府主席李汉魂，在省政府担任编译室任主任，同时被

选为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于日军侵占广州，省政府临时迁往粤北韶关办公，父亲也随即迁往韶关工作。

我出生时，母亲赖瑶芝在省儿童教养总院当秘书，也在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垦殖区工作（主任吴菊芳），还选任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我母亲是罗定县（今罗定市）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系。由于工作繁重，经常要上前线慰劳伤病患者，十分危险，出于安全考虑，母亲只好暂时留在家里带我。这样我在曲江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幼儿生活。

2. 客路童年

1944 年炎炎之夏，日军企图打通湘桂交通线，进据省会韶关，粤北形势顿现紧张。为疏散人口，父母只好带着我回到他们在雷州的老家客路镇后坑子村暂时避难。

粤北至雷州，有 600 多公里的行程。那时的粤北，道路是相当的坎坷难行，大部分都不通汽车。我们只好坐在自行车的后座，经过长途的颠簸，终于回到后坑子村。

后坑子村的老家，分新、旧两个地方。旧屋是祖屋，位于古巷。新屋是刚建筑不久的二层小洋楼，位于村前。门楼的题字，是由于右任先生所题，我们住在新屋。

父亲把我们安顿好后，由于战事紧急，三天后，风尘仆仆奔向桂柳线，我与母亲只好留在雷州住了将近一年。

母亲带我回后坑子的老家时，伯母钟玉英及村里人都非常喜欢我们。当时我刚回雷州，她说我已经 5 岁了。春节一过，她又说我 6 岁了。原来农村人是以虚岁计算岁数的，其实我只有 4 周

岁多。那时我十分调皮，喜欢爬树，也喜欢爬上柴堆上玩耍。伯母生怕我摔下来，摔伤了，便拿着小棍子装作赶打的样子。我见伯母赶来，连忙走开。伯母做了一个鬼脸，说了声“调皮鬼”，我哈哈哈的大笑起来。这些细节，是 2011 年我返雷州时，曾听伯母亲口这样讲过的乡亲们这样告诉我的。

在雷州的那段时间里，我与母亲除了住在后坑子村外，还到“洋界”太平圩（广州湾法租界，今属于湛江麻章区）伯父李春秀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伯父在“洋界”太平圩有一个商号叫做“裕祥庄”，做“蒙盘”（雷州话，即暗盘，相当于民间期货交易）生意，亦兼营片糖、花生油等。“裕祥庄”在太平圩算是一个较大的商号，雇员有 10 余人，其中就有刚结婚不久的伯父的女婿黄荣身，我叫他姐夫，他是堂姐李丽华的丈夫。伯父为人诚信，生意还算不错。

3. 追忆父亲

父亲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在大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身上的工作虽然繁重，但经常想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办些实事。

母亲告诉我，父亲在担任广东省参议员期间曾经写过许多议案。其中就有一份就是关于家乡民生和水利建设的。

特侣塘是雷州半岛最大的一口人工水塘，灌溉面积 1.7 万亩，是雷州东洋的农业生产的灌溉枢纽。但因为泥沙淤塞，塘底变浅。造成旱涝灾害，周围老百姓为此纠纷不断。父亲急老百姓之所急。1942 年春，他利用参加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第 6 次会议之机，撰写了《关于提请省政府从速建筑雷州特侣塘平水坝，以增

粮食而利民生案》提案。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特侣塘问题的计划："（一）清浚塘身；（二）筑平水坝；（三）疏通三横九直沙。然时逾八载，迄未实行。在此抗战建国期间，为免年年牺牲多数壮丁，以保国力，解决多年水患，以增粮食产量。据水利局估计，每年可增十六万市担起见，自有从速建筑雷州特侣塘平水坝的必要。方法：（一）请省府从速拨款二十万元，督饬建设厅于本年冬来施工，先将平水坝筑成。（二）水坝筑成后，再行筹款，清浚塘身和河道。"这个提案经省参议会和省政府研究，均获得通过。省政府据此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派各专家并饬珠江水利局派队测量设计完竣，计工费八百万元。分向庚子赔款委员会及省行商洽贷借，并由受益田亩摊派和向第八区专署督同当地县府速组水利协会并会同珠江水利局组设工程处办理。"现在，这件提案还保存在广东省档案馆里，见证他关心家乡民生和水利建设的历史。

父亲对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也特别关心。为满足家乡人才培养的需要，偲与家乡名流捐资创办私立建设中学，这是他为家乡所办的另一件大事。1947 年，他在苏州倡导建设《孙子兵法》纪念亭的同时，还与春熙伯（县教育局长，我的堂伯父）、苏六民（《雷州民国日报》社社长）、李子舜（曾任海康县党部书记长、海一中校长）等人组织发起筹建海康县私立建设中学。偲把自己的节余和《孙子新研究》等著作的稿酬捐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反哺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同时向社会公开筹措办学资金，创办教育基金会。当年就把学校创办起来了。位于雷城内福音堂附近，当年就开始招生。这是一所初级中学，只招收初中班学

生，聘请中山大学毕业生周文龙担任校长之职。学校设立后，他又为中学捐助图书，还被聘为本县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此外，他还捐资扩建客路国民学校（今客路小学），为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做出了贡献。

正如李龙先生在《李浴日的桑梓情怀》所说：“他用那感人至深的关心家乡民生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他那热爱乡梓的朴素情怀。” （作者为雷州籍留美院士）

4. 情牵家乡

1945 年夏，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母亲接到父亲的来信，要我们离开雷州去灵山（今广西灵山）等待他来接，准备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我们只好告别后坑子村。

我们从后坑子村来到太平圩后，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便出发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天气很好。送我们去的人除了一个受雇的自行车夫外，还有一个就是荣身姐夫。母亲坐车夫的车，我则坐在荣身姐夫的车上。

根据行程安排，我们先到雷州半岛西海岸边的杨柑镇各佐伯（即陈各佐，遂溪县民团团长）所在的村庄，从那里下船去北海，然后再去灵山。1984 年母亲给雷州玉英伯母、荣身姐夫等人的信里还特别提起这件事：“我离开太平时是坐单车去北海，我至今记得真切，真是为我踏单车的人辛苦了，荣身送我，我也记得。先到北海各（佐）伯处再往灵山。”2011 年 3 月我返雷州会见荣身姐夫时他也特别提起这件事，也谢谢他，帮了这个大忙。

1950 年，我随父母亲经香港去了台湾。在台湾完成学业后来美国留学并定居美国。我虽定居美国已 50 多年，但我始终眷恋着对我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故土雷州。

2011 年 3 月初，我返回台湾。15—18 日，我从台湾重返阔别 67 载之久的雷州。在雷州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我受到雷州市人民政府和雷州父老乡亲们的盛情款待。那天天气晴朗，在春风和煦的春早，我回到了后坑子村。在那里瞻仰了李家的祠堂,祭拜了祖先的墓茔，参观了祖屋，看望了黄荣身姐夫一家。淳朴的父老乡亲们浓浓的情意令我十分感动。在李龙先生寓所，我还见到了一份旧报纸，那是 1941 年 4 月 13 日的《雷州民国日报》。这份旧报纸介绍我父亲出版的三本新书：《闪电政治论》、《新县制设施大纲草案》、《行政单位科学管理研究》和介绍您在《满地红》杂志发表的著作《战后新广东建设问题》等。说明当年父亲虽盛名于外，在家乡却也同样的令人瞩目。

记忆中的父亲和编辑后记

李仁雄

2013 年 11 月

儿时大陆记趣

我出生于南京。当时父亲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岁前与父母在南京和上海住过。虽然年纪小，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父母带我去过南京中山陵和上海黄浦滩，那是 1948 年左右的事。

只记得中山陵有好多好长的大石阶，由于父亲是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一生热衷于 国父兵学思想的研究，从 1941 年起就在不同的刊物里发表过对国父战争思想研究的论文，并于 1942 年出版《中山战争论》，1948 年出版《国父战争理论》。他一直希望能以国父三民主义的政治和战争理论来建立中国现代的战争思想体系，来发展中国的实力与巩固国防；由反对帝国主义的过程，进而发动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战争。我于 2008 年旧地重游，对三面环山，林木高耸中的 国父陵园感到至高的崇敬和庄严，看到一个中国近代的伟人能安息于此与日月同光，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赞叹。

对黄浦滩的印象是江边的许多的高楼和滚滚江水。1948 年正是国共内战开始紧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和社会动荡不安，那时父亲忙于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筹建的工作，经常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进行募款。据母亲说，到上海时是借住在同宗李汉魂伯伯的上海公寓，大概就是在黄浦江附近。再踏足此地时是

2005 年和 2010 年了。看到现代化的上海，人们生活的安定进步，不亚于世界各大都会，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儿时台湾记趣

父亲于 1950 年携家眷从香港乘轮到台湾，轮船到达基隆港后，所有乘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才能下船。由于已在拥挤闷热的船舱里等待了一两天，我却迫不及待的跑到甲板上去溜达，那广阔的码头和晴朗天空如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开始住在汐止，后来搬到中和乡（现在的永和市）。父亲在竹林路盖了一栋竹枝披档的房子，那就是我们在台湾的家。“竹枝披档”房子的墙壁是先用竹枝编成框架，再填入泥浆，干了以后，外墙扶上水泥和内墙扶上石灰而成。为什么要盖这样的房子呢？第一当然是比较省钱，但其实是因父亲根据过去二、三十年里抗日内战不断迁徙的经验而作的决定：他认为国军必能在短期内反攻大陆，所以不需要盖个坚固的房子。后来不够住，才加盖了一间用砖头做墙的书房，当作他起居办公的地方。说也奇怪，这栋主房竟然能经历多次台风大水（如八七水灾）而不被摧毁。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台湾能够安定的发展，是有它天时，地利，人和的优点的。

我们家距离淡水河大约有半哩路，台湾夏天非常的热，父亲经常独自去河边游泳，我在田野竹林里玩耍常在田间小径遇到他悠哉悠哉踱步而行，他穿的游泳衣很时新，是连身式的，有如女式泳装一般，它的好处大概是不必携带和换装。偶尔也带我们一家人去爬山和钓鱼。

大概五、六岁时，他带我一起去花莲办事，我们是搭火车从台北去的，住在一家港口边上面对太平洋的旅馆里。能出去玩，能坐火车，能住旅馆，能看船看海情景，有吃有喝的，回想起来则是他对我们小孩无限的爱心。

父亲是广东人，所以对吃是很较讲究的，也有一些特别喜好。母亲的烹饪手艺不错，能做酒席般的美味佳肴，所以父亲的身材一向都是偏胖的，大概是吃了太多红烧蹄膀之故。由于经常用脑过度，母亲得要炖些猪脑、牛脑、峰幼虫之类的东西给他滋补。一盅两件的饮茶也是他极为喜欢的。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出街办事，就顺便在衡阳路附近的新陶芳饮茶。

父亲维持家计，大部分是靠卖他出版的书籍。有一次大概是销路不错，他带我去新生南路上一家上海西服店里，买了一顶帽檐很宽和帽身很高的那种西式尼毡帽。那自然是当时很摩登的款式。虽然生活清苦，父亲还能保持苦中作乐，自我奖励和不断尝试追求新东西的精神。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十分注重的。他送哥哥去当时最好的私立强恕中学，送我去台北市南海路的国语实验小学就读，因此我们后来都能考上有名的师大附中就读。父亲的思虑与安排，足以证明他一生都是有理想，有远见的文化人。

政府的抚恤

父亲于 1955 年因脑溢血过世。他不是现职军人，但他隶属于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负责金门防卫司令部《战斗月刊》的编辑和出版。所以在他过世后，我们一家得以依靠政府发给我们九年的军人抚恤金维持生活。之后，国防部还来函告知母亲可将我们

五兄妹们送去蒋夫人主办的华兴育幼院去就读，那时我们分别是十五岁、八岁、六岁、五岁和两岁，然而她没有接受，却独自扛起养育她儿女的重任。学校里也发给我们「革命抗战功勋子女」的助学金。可见当时我们的政府是多么的文明。在国家那么艰难的时期，还能无微不至的照顾军工教人员遗族的生活。不仅母亲，国家对我们培育之恩，我永远铭记在心。

父亲和他的哥哥

根据父亲的年谱，七岁（1915 年）入学于家乡一所私塾，十八岁（1926 年）就读于广州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二十岁（1928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二十五岁（1933 年）赴日深造，二十九岁（1937 年）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归国。在他这漫长的求学的日子里，据母亲说他在外地读书的费用，都是靠他的哥哥春绣（我的阿伯）的支助。阿伯是个成功的期货商人，他在广州湾太平圩做生意，商号叫裕祥庄。我想他是最先了解父亲的天分而能无保留的栽培父亲的人。大陆沦陷后，父亲写信要阿伯经富国岛随国军撤退来台湾会合。记得他们在家中用雷州话聊天，兴高采烈亲密的样子是笔墨难以形容，他们手足之情是不言而喻。我也深深的记得他的仁慈，阿伯偶尔会做些雷州精美的甜食给我们吃，也经常会给我几毫纸买零食。在父亲过逝后，当时因在台湾谋生困难，不久他就去了香港而随后失去联络。2010 年透过网络的信息，我们兄弟能和他在大陆的后代再取得联系，阿伯的家族人丁茂盛，共有八十多人，分离一甲子之后，一下增加了这么多的亲戚，实在人生一大欢喜的事。

父亲的朋友

父亲在 1941-1948 年间创办和主编《世界兵学月刊》，1951 年出任《实践月刊》总编辑，1953-1955 年间主编《战斗月刊》。他能够长久的做这些事，主要是这些刊物都有明确的宗旨和他有以文会友君子之风，也因而能有继续不断的高水平稿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温文尔雅、没有脾气的人，但我不记得他否口才很好，可是他认识的人可是三教九流、将军小兵都有。父亲好朋友说过：「他的交友重于精神的结交，绝不偏于物质金钱来往，他所做的工作亦然，所以一生清寒。如他与我的关系亦完全义务的，他对待人是诚心诚意，并不一定为了金钱或物质，他所研究的学问，亦是枯燥无味的理论，他的著作亦只能糊口而已。喜交友，最重恩义，乐为他人表扬长处，友人有了事故，为友代劳尽力做到。」我想这些才是使他能够一生能忠于职守，不断奋斗的真正原因。

父亲过世后，他的朋友们还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筹募了一些钱，帮助我们读书。有很多同乡、旧识、文化人、军政人经年不断来看访我们。有一青年人每年来访后还要在父亲遗像前鞠躬。有个年长落难同乡赤脚而来。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只是人数太多，不及在此备载。

林夏伯伯送给我们一副对联：「奇才秉笔春秋义，兵学遗书天地心。」一直都挂在我们的客厅来，当时也不知它的涵义，现在才了解这是对父亲的深厚认识和推崇。1976 年，父亲好友胡遯园先生在《广东文献季刊》上发表了〈「傻人千古」李浴日〉一文。2002 年，蒋星煜先生在《联合》杂志上发表了〈李浴日的全鱼席〉（记叙了 1947 年间他们相交往的经过）。这分别是在父亲

过世后二十一年与两岸分隔后五十五年的事。父亲能有这样的朋友，若他在上天有知，也会含笑欣慰了。他们的恩典，有如父亲一般。

线装古书

最近再读吴文晓伯伯的〈浴日的中学时代〉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再从他在（广东）一中时候所阅读的课外读物来说，当时一般中学生，除一些左倾份子喜读郭沫若、成仿吾等匪党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的学生都爱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奇怪的是浴日却与众不同，他的书架上除了教科书外，放满了周秦诸子、《左传》、《四史》、《菁华录》之类的线装书，其中他常常看的记得是《孙子》，以一个初中学生居然阅读这些线装古书，我富时颇以惊异的眼光来看他，因为我对这些书本很少涉猎，和他虽然是日夕相处，却没有谈过这些书之事。后来他译著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出版，我从这件事联想起来，才悟出浴日的研究兵学是渊源于中学时代，不是一朝一夕内成就了。」

没有想到父亲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研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孙子兵法》了。我中学时代只读过《论语》、《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书，其后所接受的则是全盘的西化教育。相比之下，真是有很大的差别。大概人人都有不同的境遇：父母的期待，教育的机会，个人的目标，和时代的背景都是重要因素。在全球化和经济挂帅的今日，好像大多数人都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凭学识，技能，劳力和经验来谋求更好、更安定的生活。有机会和有兴趣去读中国古书的人想必越来越少了。

为了解、整理和翻译先父的著作，我必需详细阅读他写的文章。他的文章大多有明确的主题，他善用成语，所以文字简洁有力，加上能引经据典的作对证，用逻辑的方法来做结论。读他每篇文章，都有行云流水的感觉。乡亲李龙先生也是《李浴日全集》编辑委员，在我们的书信往返中，他作过如下的评论：「浴日伯的文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一点我相当确信。虽然距今已过去了数十年，但奉读他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有过时感，相反，有诸多关于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判断对今天是极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父亲有中国国学的根底和科学的知识，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分析事理的精神——不论主题是兵学、哲学、政治或行政管理。他这么说过：「兵法家的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也是科学的思想。不独政治家的思想，应是科学的，即行政人员的思想，亦应是科学的。而科学思想的养成与科学的方法的猎取，则有待于精勤的研究。」

据最近国内报导，有新世代教育转型一说：不少书院（中小）学生不学算术，不学语文，只念古书。他们的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最有价值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一个精神震撼。我不是教育家，不敢对此种转形妄自下断语。我个人在不惑之年才有机会一览中国经典：《老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书，自觉在人生观上受益不少。初读甚觉困难，但藉由网络，可以找到不同学者专家们的解说，很快的也就能比较深入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了。如今我们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习我国历代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去了解我国传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来扩大我们的视野，加强我们作为现代人的精神力量，来充实我们

作为优秀的世界公民的能力。基督徒，读圣经；佛教徒，读佛经；回教徒，读可兰经；…… 那么，中国人应读甚么呢？生活在世界村里，要取得领导地位，我们不能全盘西化，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习、确保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学习《孙子》

在〈一问一答谈《孙子》〉一文中，父亲和友人陈先生有下列的问答：陈：「读《孙子》需要甚么先决条件？」李：「先要有各种基本智识，有了哲学、军事、国防、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历史、心理、地理、物理、侦探等基本智识较易了解。」陈：「是否缺乏那些基本智识也可以读？」李：「当然也可以，不过不易了解。从前我在广东时，曾见到一个十三岁小学生能够背出全部《孙子》。历代文人多精通《孙子》，故能出将入相。就军人说，做学生时读《孙子》，不如身经百战后读《孙子》；在后方读《孙子》，不如在前方读《孙子》；在家里读《孙子》，不如在阵中读《孙子》。」…… 陈：「我是一个初学《孙子兵法》的人，究竟研究《孙子》要用那种科学方法？」李：「《孙子》是一部古书，要研究它，须有科学的方法，如演绎法，归纳法必须懂得，尤必须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 陈：「你从前说过：『兵学的盛衰，恒决乎国家的盛衰。』有甚么证据？」李：「我当然不是凭空而发。历来重文轻武的朝代都是衰弱，甚至亡国。……不特武学校要讲授《孙子》，即文学校亦应讲授《孙子》。《孙子》是我们民族的兵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我们要发扬它，我们要活用它！」这些话代表了父亲对研读《孙子》的看法和提倡兵学的呼吁。

几年前我开始研读《孙子》，为的是想把父亲《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译成英文。有位朋友对我说：「《孙子》不是显学，在国内并不热门。」当时我不以为意，也未加以深思。然而几年来研究《孙子》，更让我觉得了解孙子的兵学原理和原则，不但可以增进个人智识和修养，而且可以运用于各行各业，如国防、外交、商业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大凡一位成功的领导人，都需要有明确的愿景和策略，乘势待时、随机应变的能力，知人善任和快速、精准的执行方法。这些特质是可以从学习《孙子》中萃取锻炼的。

编辑后记

今年一月，小弟仁缪与我商量在美国出版一部新版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当时我觉得该书新版在台湾大陆都已被翻版出售，似乎没有再印的必要。浇了小弟一头冷水，事后心里感到非常歉疚。然而三、四个月后他跟我说要出版《李浴日全集》，我则为他这一勇敢的建议感到震惊，这个构想就是《李浴日全集》此书发行的开端。

父亲好友王蓝先生在他 1957 年发表的〈战斗一生的李浴日〉文章里有这样的记述：「…… 为了纪念浴日先生，我们今后必须再在文化清洁运动上多多努力 ！除了这几点，我还希望大家集合力量，早日出一套『浴日先生全集』，将他一生著述全部搜集付印，以流传后世。因为他那些作品，是应该流传，值得流传的。……」事隔五十六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他的构想，让我感到万分高兴。

《李浴日全集》共有四册，总共有两百万字左右。前三册是父亲的著作和他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写的文章，其中记载了不少中国人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对抗时经历过的光荣和苦难，这些资料能让人们学习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第四册是亲友写他的纪念文章或对他著作的研究。

在此要感谢所有长辈和朋友过去给我们在各方面的支助和鼓励，更感谢国家抚恤我兄弟姐妹长大成人。这部全集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出版，是许多朋友的支持和我们兄弟姐妹和家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但特别要感谢两个人：一是这部全集的发行人，我的小弟仁缪，在他家人一致协同参与之下，任劳任怨的如期完成了此一艰巨的任务。没有他的创意和领导，这部全集是不会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二是与我共同负责编辑的乡亲李龙先生（请参阅附记简介）。李龙先生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李浴日基金会》的登录和举办的活动后来信与我们连络，进而主动参与我们工作的。三、四年来他为我们收集了许多父亲在大陆时的资料，并主持《李浴日基金会》世界论坛的史迹专栏。他曾告诉我们说看到我父亲曾用“李龙”笔名写的一篇文章，笑说那是父亲早先有嘱咐，要求继续先父的兵学事业研究。对我们兄弟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而近乎神奇的事情。我们征得李龙先生的同意，转载他近年来对父亲在兵学、政治方面的著述所发表的八篇论文，列入全集第四册，这些论文深入的探讨或总结父亲在各阶段和各领域上的论述。此外，他更付出不少精力辑录〈李浴日年谱〉，使得此全集能够更为完整。我们由衷的感谢李先生义务的帮忙，更敬佩他那种继往开来的精神和热忱。

在《李汉魂将军日记》中，对父亲有如下的评语：「浴日专力于研究孙子及兵学，颇有成就，足见专力一事，日久必有所成也。」再读到这些话语时，精神为之振奋，希望我们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他救人的兵学思想。

附记：李龙先生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本科，长期以来，致力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收藏，为广东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间主要学者之一。现为湛江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湛江海洋大学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员，曾任雷州市第七届政协委员，现任雷州市第八届政协委员。

祭父文

李仁缪

2011 年 4 月

父亲大人灵前祭酒

与您生离死别已近一甲，您遽世时尚值牙牙学语，记忆中未带失怙之痛，只隐隐记得灵堂上香烟袅袅梵音缭绕，挽联飘荡花圈林立，家人披麻带孝扶柩恸哭，吊唁者落绎不绝于途。其后虽然您远居天国，但是吾等每年必然探望您好几回：清明时节阖家大小前往圆通寺，沿着相思林的登山步道拾阶而上，攀爬寺前的麒麟石尊，向观音菩萨顶礼摩拜一番，听着比丘尼的木鼓佛音，然后钻进那阴暗狭碍的琉璃塔里，掸去您骨灰坛上的尘埃，回程时，也总会伫足小憩寺前凝思怀旧，眺望那炊烟四起的台北盆地和蜿蜒如带穿梭其中的淡水河，沁凉的山风透过林梢映着五彩缤纷的晚霞让人感觉特别神清气爽，就如同领受了众神的福持一般；每逢您的祭日与除夕团圆时，先母都会备妥香案蜡烛与三牲果品，在您的牌位前三跪九叩后大快朵颐一番，成了孩提时代巴望的馋嘴日子；又当考试与危急关头，都会向您祷告乞福。虽然未能亲受您的教诲，但是时时感觉您音容宛在近在咫尺，如影相随亦步亦趋的保佑着吾等孤雏。

先母口述您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又深谙韬略，少年时代独自负笈广州与上海，并涉险日狱亲历日寇凌虐，感忾国家内忧外患不断，深刻体认救国救民必需先救思想，于是弃政从文，立志重振兵学来唤醒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毅然东渡扶桑访索兵诀，深入探讨古今兵家论术，集其大成而创作《孙子兵法新研

究》专著，啼声初试一鸣惊人，被兵家学者奉为圭臬历久不衰。您以弱冠之年手创「世界兵学社」，出版兵书与兵学月刊，独力创作与编译，并集邀稿、校对、印刷、发行、销售等所有事务于一身。青壮之年数涉宦海，秉持官箴礼贤下士，为人正直鄙斥贪腐。您终极一生专注兵学事业，虚怀若谷不露锋芒，论述无数著作等身。生前文人墨客兵家将领齐聚一堂，共襄救国之大志宏愿；玉楼之前则是冠盖云集悲痛莫陈，人神共泣如丧国梁。

吾等子女心目中，您生于忧患死于骤然，诗文才子引领风骚，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碧血丹心忠党爱国，忧国忧民留名千古，笔带锋芒言语犀利，论证严密气势磅礴，书生气质兵家才能，披肝沥胆死而后已，诚为当代鲜有的卓越军事理论巨匠。吾等身处异邦虽然各有作为，但都未能继承您的兵学志业，常年引以为憾。及近花甲之龄才体认出您的思想与志业如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为之吾等诚惶诚恐的谨在三载前设立「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同心协力锲而不舍的亲手将您巨著重新整理陆续上网，再让世人瞻仰您的文采重温您的哲思。来日还望能以匹夫之勇溯着您的脚印，竭尽所能聚沙成塔的来激励兵学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地传扬中华文化。

愚儿仁缪叩首于您一百又三冥诞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网站与我

李佳玲

2013 年 12 月

六年前为了纪念先祖父即将到来的百岁冥诞，我的父亲（李仁缪）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纪念先祖父李浴日先生。首先父亲填写了公司的申请表，再找了个黄道吉日去州府正式注册了非营利性的公司「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父亲告诉我说，他计划把先祖父的所有遗著收集整理后在网络上发表以供所有人免费阅览，让先祖父的兵学思想再度发光并普及众生。因为我曾经受过网页制作的训练，父亲就嘱咐我要利用课余时间来帮忙建立基金会的网页。

在注册了基金会自己的网域（www.leeyuri.org）后，我们选定了网络商来储存我们的网页，并且设定邮箱地址，然后开始设计网页，这也是最主要也是最具考验性的工作。参考了许多不同公司机构的网页后，我们定订了三个方针，一是要有中国风味，二是要带动画的功能，三是繁简体与英文兼顾。页面的基本格式，我们决定采用淡绿色的草书为底面，两边衬以中国红的纹饰，红绿的配色会带给人喜气而庄重的感觉，基金会全名则以红色篆书列于页首，网页内容则采用黑色隶书撰写。首页以动画来带给观众一个别开生面的感觉，我们引用了一幅中国水墨兰竹画的横幅，将其镶框，并在画上添加了「高风亮节、王者之香」的题词，藉画来展示先祖父的风骨，整幅画轴向左滚动开展，（巧的是，八个月后的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也有类似设计的节目）向人展示出欢迎的诚意。

在功能方面，除了首页，我们还设立了生平事迹（下设年谱略传、著作年历、纪念文集、照片手札、浴日夫人、孙子亭碑等分栏）、网上著作（下设孙子类、战理类、政治类、论丛类、月刊类、中国兵学大系与兵学丛书等分栏）与新闻记事等栏目。网站的架构设定后，父亲负责内容的撰写，我则将现有的书籍文章拆卸，扫描并转换成 PDF 文件后上网，这样可以方便读者从网络上下载。终于，我们赶在先祖父的百岁冥诞之前完成了基金会网站的设立，并登录了许多资料与遗著，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全方位的网站设计与制作，至今仍引以为傲。

往后，我们还陆续增加了新的栏目，如世界论坛、我的博客、有奖征文等，网站的点击率也陆续攀升，经由谷歌的网络追踪调查，我们的网站每个月平均会有七、八百次从世界各个角落发出的点击率。由于造访率高，现在经由谷歌搜索引擎查询兵学资料的几乎都会被指引到我们的网站。由此看来，我们的功夫没有白费，不但让人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兵学资料，也让先祖父的精神再度照亮世人。

目前基金会网站上还有很多资料需要更新与充实。譬如，今年父亲将先祖父的所有遗著收集起来编纂了《李浴日全集》，即将陆续上网让人免费阅览。而我，对被赋以长期负责维持「李浴日基金会网站」的任务感到光荣与骄傲，能运用我的所学为先祖父尽孝亦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责任，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超越长辈们对我的期望。

《李浴日全集》与我

李佳珉

2013 年 12 月

就在一年前我的父亲（李仁缪）告诉我说他从案头上的《徐志摩全集》得到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也应该将先祖父李浴日先生所有遗著合编出版一套《李浴日全集》。后来，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探讨比较在中国、香港、台湾和美国出版书籍的利弊，他觉得中国和香港虽然印刷费用较低，但是有出版法规的约束，台湾规定较少但费用不低，而美国自行出书比较自由，还可以随要随订，免除库存，虽然单价高，但比较适合我们的情况，所以他觉得在美国自行出版书籍是可行而且值得尝试的。

因为我们从未出版过书，没有实际的经验，所以父亲对我说我们要土法炼钢，就是从实际的样本逆向来试验。他要我帮他准备版面设计事宜，而我姐则帮忙电子排版。首先，我们需要决定书的格式、页面的大小、字型与其大小。为了宏扬祖父的功绩，我们采用精装本并带封套的格式，页面不能太大也不宜太小，以 6 英寸宽 9 英寸长的尺寸标准比较适中，若全书 700 页就有 1 英寸半的厚度则最为大方。至于纸质我们觉得以象牙色调比纯白色较养眼，纸质则以中等重量为宜。字体方面，我们参考了许多中文模板，挑选了新宋体 11 号大小为正文，楷书为副，每行以 1.5 行为间隔，这样读起来比较不吃力。

整书最吃重的设计就是封面，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门面工程，我们的大门既要切题又要庄重，但也不能太过单调或炫丽。参考了许多样本都难以满意，后来父亲觉既然是纪念祖父，就需要以

祖父做封面的主题，直接使用原照片会显得平淡，因此我们利用电脑软件制造了特效肖像，然后加上祖父亲笔签名作为中文书名《李浴日全集》的大标题，而上联是英文书名，下联则是基金会的名称，都是金色字体以示端庄。这四样元素，在封面上各据一方，四平八稳，不多也不少，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充份地表现了李浴日的个人风格。我们还决定每册封面使用不同的底色，如中国红、草绿、宝蓝与金黄来做区分，让整套全集在封面设计上既有一贯性而且还能同中有异。

至于封底，我们决定承袭祖父早年遗著再版时一致使用的唐代二十八宿铜镜背面图为主体，配以祖父所提倡之「救人的兵学思想」的文字阐述。封面的裙边上略述祖父的功绩，封底裙边内是先祖父对唐代二十八宿铜镜背面图的引喻，封脊则是中英文书名排成一列。

最后，说到《全集》内文字的来源。因为是要将先祖父的文章由上而下的书写方式改为现行的横书方式，那是一项沉重的大工程，这些事都由姐姐和几位叔叔伯伯阿姨们接力合作来完成，我在此代为略述之。如果原文清晰，就会比较省力些，但也要经过几个步骤，首先要将原书拆开，扫描每一页后，通过电脑进行字体辨识，然后用特殊软件将扫描件转换为文字版式后，再转成横书格式，就成为初稿。有了初稿后，还要详细逐字校对修正，所有文件定稿后再统一编排，加上页眉页脚，转换成 PDF 文件后才能送交印刷厂。假如原文不够清晰而电脑无法辨认，那只有以人工方式一字一字的打出来了。

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当我们收到第一本样书后，它的精美让我们大家都兴奋难以自已，高兴的是慎密的计划让我们完成当初的梦想，开怀的是感觉到祖父的精神得以再生得以延续。父亲说，为了发扬祖父的兵学研究，他会一如继往将《全集》上网免费让大众阅读，至于精装本《全集》，除保留给赞助基金会善款的人做为纪念品留念外，也会将其捐赠给图书馆作为馆藏，这样既可精简出版数量也可以节省纸张，为保护绿色地球而尽一份世界公民的义务。

有时我会不禁自问，先祖父当年没有电脑，没有扫描仪，只有铅字印刷，还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能够出版这么多的书籍与杂志的。无论如何，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来贡献我的能力，我将会竭尽所能地为先祖父奉上一份迟来的孝心。